滎陽外史集

七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八

明　鄭真　撰

序

贈昌國縣典史馬君德明序

昌國在海中洲地號險阻而異時道德文章之士項背相望固有登廟堂而參大政者百餘年來故家餘風猶未澌盡操翰墨而事編簡者往往有之若夫習險之徒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欽定四庫全書

張綱罟舉舟楫乘時逐利妄動竊發盖有陷溺於流俗而不自知者是豈可槩觀之哉嗚呼天之生人秉彝好德之心固人人之所有也長民者撫而安之未有不可使為善者况昌國為明之屬邑文獻之遺有足以興化致理者乎自武林馬君之來典文幕也適當國家開創之初虎旅奮揚誅暴禁亂島嶼之間瘡痍呻吟者未盡起也饑渴困踣者未盡甦也流徙轉移者未盡復也然而甲兵繕修之急錢穀征斂之重簿書期會之煩綱提

領挈咸視君取則焉其何以善於其職歟而君也潔廉無私剛介有守藹然愷悌之意形於言惻然仁恤之念見於政凡郡府公務之需有不能應者挺然為民侃侃言之雖至于譴怒言之益力必期於免而止故上官愛其誠庶民懷其惠而君以能吏聞矣近日者郡府以屬縣戶口之籍未成也命君程督之君晝夜盡心焉既而以就緒告遂復歸典幕事斯民咸感歎相謂曰吾民其庶幾有瘳乎於是其邑之長老閭屬筆於予俾敘其事

以志不忘云予惟士之學為政也不以位之小大祿之厚薄志於利民而已故政在天下則天下之民受其利政在一邑則一邑之民受其利隨其所在而設施之亦各盡其職焉耳以君由儒入吏其在典幕之位位誠卑矣祿誠薄矣而君不鄙夷之誠所謂有志於民者歟夫有志於民而民德之必使著之言辭以表見於世其文獻之遺俗有足觀者歟興化致理顧所行何如爾君其尚慎始終者哉

同前

今天子建國之初大兵徇地淛東明之父老且簞食壺漿百拜請降天子憐之命守臣分治其地且有以撫綏之明年國號大明改元洪武淛江省守臣欽承旨意檄命新具圖籍明郡長貳承奉恐後且相謂曰賦役之法其根本係於田業不先定其田業雖有良法美意何從施之遂命六縣之民凡山田疆里之宜某稅某粮之數悉登載之且擇邑從事之賢者令昌國縣典史馬君程

督之君守之以正持之以公不亟不矜咻噢教誨無有倦意執筆操觚之士咸同心一志不敢少肆隱欺之弊其征科舊額間有輕重失宜為民病者悉釐正之於是大編巨帙即分類別披而覽之若躬歷焉穀粟布帛力役之征所以足食足兵者視其多寡大小為之經制而民遂得其平矣昌國之民相聚言曰民之望君也久矣其歸撫我乎由是郡府俾還理縣事同里之士凡千餘人觴酒奉別江水上有惘惘之色因命予序其意予惟

版籍之傳也尚矣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以周知其利害而司民之官且正其都鄙郊野三年大比以其民數詔小司寇獻之王王拜受之藏之天府是則土地人民固有天下者之所甚重也國家誕受天命幅員之廣至於海隅日出固已囊括無餘矣況吾邦在畿甸之下千里而近其有不致其謹乎以君承郡府之命恪勤若此其能以在上之心為心者哉予蟄居閭巷貧而且病無名聲之聞而邑國之人往往来言君之善者予

既為大樂道之矣而里之先達老成尤德君不忘則君之及人者盖可想矣安敢以言之重詞之複而不以著君之美乎君字德明武林人早以儒試吏所在有聲盖其學之所至云

送明州衛千戶所司吏張子中考滿序

國家右武而尚功列衛將校莫非折衝禦侮之才至於操翰墨治簿書以為吏者非其信行之著知慮之周足以參賛機密輔成事功者不克當之噫士之得試為吏

豈輕也哉京口張君子中以讀書習律見知令千戶淮右陳侯時侯以一軍從摠兵官平章朱公於浙江子中與在行間侯以之自隨因進拜平章公於行營遂得爲杭州仁和衛千戶所吏自百戶以下摠旗大小部署處分悉以委之籍既上無有變易之者未幾侯移戍四明子中亦以常調來適當海島搶攘調發不時君按籍具姓名給粮授甲盡心厥事有不自知其勞者若是其不謂之能可乎既逾年以考滿捧檄將上浙省凡部伍之長

共惜其去請予為序予謂自古士之有志於禄仕往往寄徑於卒史書佐以為之階及其至也雖公侯之貴亦由是出焉然則升高自下趨遠由近其理顧不如是也耶乃今宇宙開創之初弓矢未櫜干戈未戢服役轅門者多能以功名自見況子中參賛畫諾夙為大官貴人之所賞識哉吾知其以能為之才見用於世也必矣子中尚勉乎哉

送邢惟中陞鳳陽行大都督椽序

予年幾二十好習兩制學取宋詞科十二體詔誥制表録而讀之得說齋唐公進門下省所業及試中六題喟然嘆曰東南文獻淵懿其在兹乎說齋踐歷館閣出守台州有能聲迨今二百餘年其子孫在金華者猶有其人嘗欲就而取証前代之傳而潦倒山林間有不可得者洪武癸丑忝以浙江進士典教臨淮得與鳳陽府史邢惟中父定交甚能言說齋出處之詳從而諗之盖惟中先君子以說齋裔孫來後邢氏有宗盟之契是所謂

不忘其先者耶鳳陽國家興王之地惟中為府史歷掌
刑戶二曹簿書獄訟之煩錢穀戶口之重深謪精覈各
得其要故九州二十四縣之屬莫不稱其公且勤明且
敏也三年書考行大都督府辟以為掾惟中不得辭夫
儒與吏非二道也惟督府密邇禁嚴髙牙大纛增重於
時其謀謨畫諾當得儒者有用之才豈瑣瑣者所能任
哉惟中以儒先家世其於吏事固恢恢乎有餘裕矣上
公器而使之其不謂之得人矣乎顧予不才竊禄罔功

而去家日遠羈孤廓落猶幸得友惟中以慰其心焉今惟中自此升矣而不遠伊邇過從如故能不為之喜談而樂道之哉惟中母弟紹宗以明經試吏部授知光州固始縣事以先命歸姓唐氏昔者高魏合族士君子以為美事惟中與知縣同氣敦睦是庶幾於古道者耶因并識之以為親親者勸焉

送賴上縣分巡千戶所吏王敬儀歸河南都司序

國家建長治久安之策緯武而經文內而京師外而郡

邑肇置環衛衛有指揮使副統司各所所有千百夫長凡而甲兵之繕修衣粮之給賜戶口之繁獄訟之重則以付之吏師而為之職掌焉賴上中都屬有捍城之責隷河南都司嘗以千戶分鎮之而王敬儀實來司其吏事敬儀謹慎廉勤盡心周旋無有失者賴上多閒田廣袤朝廷嘗命設二屯俾軍民雜耕而收其稅租敬儀設法以區處之農而耕兵而戍者更番迭休勞逸適等春夏之交荷鍤如雲樂歲有秋飽食思報此其功之可書

者也既三年考滿奉檄將歸都司盖其上官有以器使
之也夫天下未嘗乏才也時有未至則用有未盡蕭何
曹參王尊張敞之流皆起於吏彼豈異於人哉亦惟其
時而已今夫介冑之士奮自行伍決機兩陣之間了無
怖色平居無事吏以文法裁制其短長則畏恐縮忸莫
敢先後其於役盖不輕矣然則任外閫之寄以迪師中
之吉者其不在於得人也耶若敬儀者可謂難也已仰
惟聖明在上日月臨照求賢審官不以資格有如敬儀

報勞分閫考績書功宜在陟典功名富貴何古人之不可及也耶予雖不識敬儀然清聲美譽服膺久矣異日傾盖相逢挹其顔色所其議論當有以啟予者豈曰見所見而已哉頼之士大夫有求為贈言者書以為序

送同郡李公復上任咸陽縣教諭序

朝廷崇尚儒術士以才名登館閣者上優禮而寵異之他有司不敢望焉其在外為儒學官郡府州太守若縣令親與為客主之禮他有司不能比焉士之在學校猶

館閣也嗚呼不其重矣乎予友李君公復世為明郡奉
化儒族大父某與其父某皆不幸早歿母沈氏以姑之
姪為婦兩世皆以節著公復生踰年而孤既長出就外
傅力學思亢其宗外家端憲先生之後端憲與奉化鄉
先生舒文靖公為熙淳大儒文靖有詩說紹承先烈公
復既盡得二家之傳學以早成際今聖朝嘗以鄉貢徵
至京師力辭歸養未幾復以薦入天官試藝高等為廣
德廣洋縣儒學教諭縣既革併遂調安西府咸陽縣咸

陽古帝王所都人物淵藪公復掌教其地必能以道化誘其民矣自昔斅學之法非以詞章句讀月書季考以釣聲名取利禄也涵養其氣質薰陶其德性去其小者近者就其遠者大者故所教即所養所養即所用一旦見諸事業直舉此加彼爾近世以來師道不明人心滋蔽父兄不知訓子弟不知學窮鄉草茅視簡冊為害已甘心樵牧商賈之歸至煩有司弊弊焉文移驅迫之未施教導民其果如是耶夫斯文興起之機實世道升降

之會仰惟盛代文明士有一才一藝皆得録用況學校賢才所關文學德行之士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所以轉移人心恢弘世教者寧不為已任乎知咸陽縣事莊君九疇端士也前在郃武民思其惠愛今宰咸陽尤以興學為重公復與之同鄉有親契之厚則所以尊崇而體貌者視他州異縣不啻倍蓰矣而予也老學無成教授臨淮八年于茲歷知縣事凡六七人每以落落難合為恨豈若公復之於九疇相遇之適然者哉殆天默相斯

文用以惠幸咸陽之子弟耶因著之序為公復賀且為九疇致意云

送同郡蔣古巖上任知沛縣序

四明蔣氏本漢安陽亭侯之後為文獻大族自評事登名仕版至金紫公而益大其在宋崇寧間兄弟聯登上第陳忠肅扁其堂曰連桂者則金紫公二子也自金紫四傳至尚書公以雄文直道逮事寧理兩朝為名法從載在國史今其家累世誥勑具存其有所謂三徑連珠集

者則宣獻樓公著序以傳者也宋社既亡雖不及享有世禄而以詩書保其家業尚論其世者亦足取徵哉知鳳陽府徐州沛縣事蔣君古巖金紫公之裔與秦府長史子杰為同族世家奉化之三嶺長兄玉才敏過人元至正間嘗接見諸名士治春秋有聲庠序不幸早歿古巖克嗣其承讀書學古人文章開門授徒孝養其母將終身焉迺洪武十有三年春三月聖天子命郡府州縣舉聰明正直二人於是奉化有司以古巖應詔古巖不

得辭至闕下遂有沛邑之命夫聰明正直之謂神以一縣而止得二人可謂才難也已使果得其人吾見其視無所蔽聽無所壅邪不能干曲不能回矣以之司民社之寄豈不足以副國家委任之重哉古巖世家賢子孫克膺茲選出宰百里又在帝鄉畿甸之內則夫神明之政其不日聞九重之上哉自昔公侯卿相子孫奕葉者漢有陳留袁氏關西楊氏唐有京兆杜氏鉅鹿魏氏宋有東萊呂氏安陽韓氏蔣氏由金紫以降世澤相承衣

冠蟬聯與諸大家相望後先際時盛明子杰既以府僚為上所眷注而古巖復以縣令克為之繼可謂規重矩疊矣傳曰公侯之家克復其始蔣氏其庶幾乎予以蔣氏外孫幼嘗從舅氏過三嶺拜金紫公尚書公諸大墓雲深木寒翁仲石獸故無恙想見其志氣神明之所存固有不勝慨然者矣越在淮山與古巖相遇論内外兄弟之契故家文獻嗣而續之不有望于古巖者乎古巖行矣沛與臨淮俱鳳陽封域聲迹相聞屬在文學之職

三年報政有可書者尚得執筆焉

送王上舍思我奉親如京師序

國學上舍生王庋思我姑蘇人也處士伯貞父之子南昌太守伯恭公之姪年二十餘清修穎悟寓家鳳陽入郡學受易經於松江以齋黄先生仲瑱時滑臺李公惟政為守奬厲後進弟子員中于思我獨表異之盖見其質之美而學之勤也公將以所屬諸生入貢春官命吳教授義孚閲試予亦濫次其列得思我之文為九州諸

生冠公為忻喜設饗具躬為之勸駕既入京試所業成
均又以易經魁在前列博士助教諸先生多為之延譽
而思我遂以俊選稱矣聖天子嘉惠學校儲材大用凡
成均士子德器成就者選入内廷職鈔纂備差遣思我得
在其列嘗奉丹符出使濟南既還復命一日入奏曰臣
家在鳳陽二親老矣而不得時晨昏之奉幸得歸取以
來實微臣之願也上可其奏命司業給告還鳳陽逾月
奉其父母登舟予與吳教授送至淮滸因告之曰士之

所學者忠與孝也忠孝臣子之大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之未至於忠乎昌有思我奉命以來侍親以往於忠孝庶幾矣昔唐何蕃在太學以文行有聲六館之士視其動靜以為向背然卒以親老辭歸昌黎韓子傳著其事後世高之予竊以為使蕃如思我取以就養亦何必終歸哉惜也蕃不得有其禄仕以為親榮也夫得禄以及親親固榮矣禄有所弗及親亦何憾焉蕃志于歸養亦各言其志也已仰惟國家崇廣孝治國學生有

親同在京者優其廩賜足以見恩之錫類矣思我之奉
迎其親也處則以事其親出則以事其師詩書禮樂之
政習復而不舍君臣父子之道敦篤而弗違用是入侍
聖君九重之上其於忠孝可以兩得矣異日榮躋膴仕
名列縉紳花誥恩封捧觴稱壽不曰王氏有子乎諸士
既為思我祖道即鳳陽境内拈題為說夫山川能說可
為大夫有問中都名勝者思我尚得以取徵焉詩既成
請以予言為首

送鳳陽府知事向君志仁入朝序

知事幕職也古為掌故之官其在郡府與太守秩有高下禄有等差而是非利害相等太守曰然知事曰不然太守曰可行知事曰不可行刑獄之裁決倉儲之出納所屬官吏進退黜陟成案已具知事弗署守固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職任其不輕矣哉鳳陽為帝鄉戚里轄九州二十四縣大駕巡幸親王駐師將相公侯將命出入兵衛星列屯牧棊布文牒往來棟充庋積謀謨畫諾之

職信乎其難矣向君志仁歸峽望族種學績文有可傳者避地東川以師道自任士大夫屬心焉際今熙朝徵入京師由荆州司倉轉鳳陽府知事前太守滑臺李公令山西張公皆推奬崇敬待以賓禮事之大小每以倚為重是故學校之興郵傳之置錢粮戸口之增羡倉廪府庫之繕修志仁實有力焉而尤孝於事親誠於待士廉於律已凡在接識者皆稱為賢由是名聲四聞有薦諸上者天官奉命徵入且將大用於朝矣夫巨木在山

非不堅且直也美珠在淵非不光且耀也然而匠氏之求不至則柱石之才無施蚤民之求不至則照乘之珍焉取志仁美行懿德在僚佐之任一旦升諸巖廊之上如木之資以柱石珠之取以照乘人皆知其為才且珍也豈不可哉自今而後當見峩冠正色獻替可否使天下之人皆仰其容儀挹其論議斯足以見出處之正矣且士患無其時志仁今可謂逢時矣其尚不媿所學哉將行士大夫即鳳陽勝槩拈題為贈夫山川能說可為大

夫況志仁莅政之舊吟想之至係千載之思者哉聖上
眷念鄉土或時顧問亦可以備對敭之萬一云

送臨淮縣主簿葉宗義歸富陽序

昔宋理宗時臨安葉文簡公在景定初為京學生上書
論丞相賈似道專權誤國遠竄漳南宋社既亡入元仕
至中書右丞今其言載在國史讀之者凜凜然猶有生
氣予生也晚不得望公之後塵猶幸識其孫子中先生
老成之資正大之學退隱四明山中晚節從容為後學

儀表而晉府長史彥良公實其弟也以出繼慈溪桂姓由先朝名進士際今盛明為宮僚侍上左右甚見親厚其出處大致與文簡公無以異矣迺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富陽葉君宗義舉聰明正直來為鳳陽臨淮縣主簿適予典教茲邑以禮相見問其家世則文簡公曾孫也於予中為從子行未幾予中薄遊濟南將歸取道臨淮宗義館諸所寓殊為恭謹適長史公奉命入朝旅次淮滸論兄弟叔姪之契予以斯文世好亦得周旋其間因

退而嘆曰喬木世臣之盛東南大猷孰有過之者乎宗義之倅臨淮也簿書期會朝夕不遑同僚以疲冗見黜獨宗義明敏俊爽上下愛重去府北十五里淮河上長橋以大水壞郡太守檄宗義督工更作之有成績而宗義遂以賢佐簿稱矣既而念家有老母年登八袠得請歸養縉紳士大夫即臨淮山川勝槩賦詩為贈予因諗諸宗義曰仕所以行其學也宗義學優而仕功名爵祿將文簡公是望而何去之速耶宗義曰先文簡公立朝

大節亦惟忠與孝而巳夫孝之未盡於忠何有吾親喜懼之年不得盡愛日之誠顧戀戀祿養重不孝之罪豈文簡公所望於我後人者乎予不能詰酌之酒而告之曰古所謂克世其家者非宗義其誰哉遂序諸羣言之首用以質諸子中先生云

送中都國學分教林實中歸永嘉序

永嘉林君實中以俊選受業成均拜恩闕下賜綺衣分教中都國學逾二年辭諸學官曰嘗聞先民有言孝子

一夕五起視其親衣厚薄枕之高卑也其家有老母年七十餘定省之曠而滫瀡之違也不孝之罪多矣設有疾病誰與侍湯藥乎及今不歸是重不孝之罪也助教金先生憐其情為達諸禮部上其奏符報如章實中買舟淮滸問道所由與縉紳士大夫為别以予淛産同鄉求一言以贈夫人子豈欲舍其親哉氣志物欲之交固有輕去而遠别者矣至於湖海涉歷山川轉徙日復日歲復歲功名利禄之未酬固有不暇歸視其親矣噫是

豈其親之所望於人子者哉且生之膝下一氣而分喘息呼吸彼動此應故有嚙指而心動者蔡順之於母也有疾而心痛者張志寬之於母也彼其白髮高堂而遊子在遠望眼長懸憂心如擣其何以為情也耶實中少而失父獨幸有母在爾拜奉慈命覲上國之光文章德器為諸生長者同任斯道之寄固其母所深喜者初不以去左右離朝夕為戚也然而實中至孝天禀陟岵之思倚閭之戀有不能頃刻忘者仰惟國家崇廣孝治實

中一請遽得其所欲誠有以見夫秉彝好德之心通上下而無間矣雖然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非由外鑠我也根諸人心本諸天理即諸一事一物之近而無有過不及之差焉爾實中歸壽其母以心求心慈孝之情百年一日也豈但服食周旋獵山釣海為膳羞燕娛之奉哉迺若覽鄉土之非昔問田園之瘠肥相羊夷猶而以得歸為幸非予所擬於實中也實中行矣予何敢以不文而為之

默默哉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八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九

明　鄭真　撰

序

紀君師道文集序

吾鄉世稱文獻之邦慶歷大儒淳熙故老流風餘澤猶有存者有國以來以德行文學為後學所師尊者則益朋先生紀公其人也先生既捐館其子文愷父能修其

業至其孫師道君復以古文有名薦紳間而先生之道益以明著間嘗出以示予予伏而讀之作而言曰美哉文乎其有得於淵源之正者乎蓋嘗論之天地之間物之大者莫海若也八紘九野之水納焉朝而潮暮而汐風雲煙雨椒崖島嶼之險怪瑰偉晦冥變化窮千萬年而不息焉者蓋其深廣而有本也人之於文也亦然本之以仁義充之以問學而又養之以剛大之氣故其大者可以經天地緯日星發揮聖學潤色皇猷登太山之

封鏤白玉之牒而其小者亦因事托物時出而鳴之而
人弗之及焉源深者流長其然耶其不然耶師道貌温
而氣和德進而業修凡經史之微傳註之要鬼神禮樂
之奥人物事物之著若取之室中其淵深浩渺沖瀜洋
溢誠足以語夫海之大矣溝瀆云乎哉烏乎紀氏何其
多賢也耶文獻之傳信乎迪光前人矣予幼時與師道
君肄業郡庠自予之祖蒙隱先生與君之祖同有聲閭
里而予之父求我府君又與君之父為同歲兩家三世

之好世復有過之者乎祖父之遺師友之篤有事焉弗忘焉其能無愧於師道否耶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吾於是為師道喜語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吾於是又為師道望師道不有以張我則必有以規我矣師道曰諾書以為序

夢慈詩序

世言至人無夢高宗之夢傅說尼父之夢周公其然豈其然哉周官占夢載夢有六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

曰懼則其目也夫人與陰陽晝夜相為流通晝之所為夜見諸夢得失休咎示為先兆故禮有獻吉夢憎惡夢之說以為天人相感之理不可誣也況於子母至親思念之情見於寢處而不忘者哉陝西靈臺李公大本純孝君子也早歲失父賴母氏鞠育以底于成受業冑庠得請歸養復領明經薦除廣信府推官廣信江右名郡詞訟繁劇公本家教之盛盡心所事號為平理嘗以公事至鉛山次車盤驛信宿間夢拜其母床下顧慈顏若

不懌然者既覺泫然而悲曰此固吾母倚閭之望有以動吾心也喜懼之年凜焉朝夕盡其遄歸矣哉縉紳君子為詩以慰解之予得而讀之有南陔白華之遺音焉其有以得公之情矣夫夢寐之形精誠之著也以公之夢質之周官則其夢為思矣人非父母不生親而且狎者莫母若也方孺子無知親親之愛不能以頃刻舍也既長而他適則其愛或由而弛矣以公雖不及事其父而幸其母在仕宦遠遊山川遼邈愛母之念猶向之為

孺子也故中夜而寢見之夢寐於其母之動靜起居憂娛喜戚不異於溫清定省時也此無他志意之合精神之通初非以內外遠近間也使其心或忘焉則無復是夢矣思之深見諸夢而復思焉身雖在遠而其心常若在其親之左右前後也不謂之孝可乎雖然君子之於所親非有二也故易以乾稱父坤稱母視父母為天地豈不重乎公既克念其母其於父若之何哉盖念其母者所以不忘其父也見其母於夢寐則於嚴君終天罔

極之思不言可想矣仰惟國家推恩錫類公既貴及七
品法當疏封金花紫誥幸而得之奉歸以爲親壽夜闌
秉燭笑敘平昔語及玆夢其不以爲吉徵乎詩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公盍知所自慎哉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九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

明 鄭真 撰

序

余時遠字序

歳功之成係乎時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旦暮之代謝非時乎上古逺矣然自大撓作甲子以來更歴數千百載而精歴筭者所能考也時豈逺哉夫即近以觀逺者

明於時者也書曰視遠惟明遠之至也遠之時義大矣哉四明余其字以時遠其有志於時者乎然時而謂之遠則非溺於淺近安於小成者矣時遠為明文獻大族其先高大父畏齋文靖公在宋時與丞相史忠獻王有賓友之契嘉定間自臨安歸明過越避雨全保長家遇理宗於側微進諸史相嗣沂王入繼大統文靖遂以潛邸之舊入踐臺閣歸守鄉郡積官至參知政事其猶子退齋公復以文武才治全蜀金紫一門榮耀莫加焉時

遠慨念其先已閱百年而聲容志意儼然如見遺簪舊笏不與海桑俱化足以見世澤之久矣夫源深者流長本大者末茂時遠以世家子孫紹承詩書之緒思亢厥宗好學不怠公俟復始日可俟已何遠之有哉傳曰爾尚迪前人之光此時遠以字配名之義也烏乎勉之哉

許生志學字公敏序

松江許生嘗登前鄉貢進士同郡黃先生仲瑱之門執經鳳陽府為弟子員者二年適太守劉公以興學為己

任以幣聘先生生於是復居座下生名志學間以字為請先生曰聖如宣尼十五志學匪曰生知匪曰先覺敏而求之不厭不倦聖言如天子其力踐於是以公敏字之異曰生復求言于予夫先生所以告生者至矣何以予說為哉雖然不可不有以語之也三代以上人未有不學者黨庠遂序之制固非一端矣小而洒掃應對大而修齊治平暨夫天文地理兵刑食貨律歷筭數禮樂典章文物之詳且著者孰非吾之所當學哉然自離經辨

志至於知類通達自一年五年七年而小成又九年而大成苟非敏以求之其能至於深造自得乎昔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而夫子稱孔圉亦曰敏而好學夫學必先于立志而非敏不足以成功以孔子上聖之資猶曰敏而好學至於顏子之於仁曾子之於孝獨以不敏辭則敏其人之所難者耶夫字所以配名也黃先生所以命生者豈有他哉示以用力之方而已生慎其所由審其所止敏言焉敏行焉毋鹵莽以滅裂毋苟

且以因循毋甘汙下而進高明毋為浮薄而習忠厚毋即宴安而清苦自厲毋昵近小人而君子是歸斯為志學而敏者矣志之立學之進敏而有功庶不負先生之訓哉

樂侯君玉字序

知臨淮縣事山西樂侯名瓚字君玉予為之說曰天下之至寶者莫玉若也玉瓚之制見於禮書以黃金為勺青金為柄而朱其中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者也是

天子宗廟之器豈羣公而下所得而用之哉偰名瓚而字君玉是以宗廟之器期之矣夫隋氏之璧價重連城下和之璞至於三獻寶玉之在人有終不得自弃者人以為寶而獻之君以為寶而用之於是為圭為璧為琮為瑁為璽為珮為綬為旒為冕為冠則其為寶也大矣而況瓚之為器王者用以禘祀清廟者乎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蓋奉祖考格神明孝敬莫重於此焉者謂之君玉其非名實之允稱者乎且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所以比德也俟以温潤之質縝栗之容内美在中含光不耀有似於玉矣以上命令茲畿邑民愛之如父母今以考滿入覲且將進而用之為宗廟之重器不負先生長者命名與字之意矣昔者子貢在四科夫子許以瑚璉之器俟其聖門之徒歟

國學生王文祥字序

國學生越嵊縣王銘字文祥以春官選訓導徐州蕭縣弟子員洪武十一年冬以州太守命奉表來中都竣事

將還來臨淮求著字說予語之曰文定厥祥周大明之詩所以美文王也文者禮也祥者吉也言旣卜得吉而以禮定其祥也子何取於是哉其將以斯文為治世之祥乎夫龍馬負圖而伏羲演易神龜呈洛而武王敘疇此天地之祥所以致人文之盛也簫韶九奏而鳳凰來儀春秋經成而麟出于野此人文之作所以致天地之祥也嗚呼天人志氣之感通其來久矣天地之祥其非人文之祥乎且銘者著之金石者也銘即所謂文也湯之盤銘著曰新之德

正考父之銘著三命之恭湯之德配天歷年八百正考父其裔也正考父之後則吾夫子實承之祖述憲章斯文萬代之傳莫尚焉子名銘而字文祥其有取於是哉且文莫重於經六經之文聖人之所成也讀其文者用以修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治效所徵諸福畢至斯其為祥也信矣子生當盛明菁莪樂育任斯道之重異日登館閣之上發言成文吐辭為經恢聖教之尊崇資皇猷之黼黻日光玉潔金聲玉振勒之景鍾傳之簡册使天下之人仰

之如麟如鳳如慶雲如景星則文明之祥孰有大於此者乎文祥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書以為文祥勉

李敬字德輿序

滑臺李生敬年幾弱冠侍其父太守公涖官鳳陽太守公命入郡庠執弟子禮於莆田吴先生義夫松江沈先生文舉二先生愛其質之美而學之勤也訓以經史朝夕不倦生間遊中都國學助教孫先生大雅以敬輿字之生歸以語吴先生先生曰敬德之輿也能敬必有德

晉大夫嘗言之唐元和間權公載之亦名德輿權公以
文章顯為唐名相孫先生以其名字子意者以公之勲
名事業望子乎烏乎勉之哉會予與沈先生厠座列同
以吳先生之言為然遂從而解之曰德者得之於心盡
善全美而無或失忘之謂也若大學所謂明德詩所謂
懿德書所謂咸有一德是也輿者車之異名任重致遠
之器也敬為德之輿謂其任以載之推而行之也堯之
德在允恭克讓舜之德在温恭允塞湯之日新中宗之

寅畏文王之小心武王之祗懼成王之不敢康寧孔子之不踰矩孟子之不動心聖賢之所謂德何莫非敬哉士君子惟德之行亦敬而已矣予不觀諸車乎方是箱圓是輪前軒後輊上蓋下幕驅馳乎太行之道而無有傾側放逸焉以其險之虞而敬慎之至也至於平原曠野怠心一生忽不知其轂之脫而轍之覆也是故車以配德而敬又所以成其德也守諸內而形諸外非敬何以哉朱子著敬齋箴即動靜表裏言之而其訓德則曰虛

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所以明體用相資之要也
生好學而文為太守公嫡嗣又得先生長者以為依歸
以字配名吾見其整齊嚴肅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天
理春融人欲蟬蛻而德性之懿有以全其天之所賦矣
以是而任重致遠則以仁為輮以義為軾誠篤以為幹
忠信以為軌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庶乎車之全殆如
柳宗元所云者乎異日名在縉紳列諸朝著如權公之
為卿為相亦何歉乎哉生上手謝曰其何敢當耶佩服

明訓以無負諸先生斯可矣遂書以遺之

陳守立士德字辭并序

出郡城南行二十餘里地名姜嶼邑大姓陳姓居之有名守立字士德者年方弱冠佩言服行以書來求為訓辭予乃為之言曰甚矣人不可以無所守也亦甚矣不可以不有所立也曰守曰立其庶幾士之有德者乎夫人之生以眇然之身所以參天地之間者以其能持守而植立也苟其不然吾見其根本空虛而凡動作威儀

固將放逸縱弛傾側偏陂而不自知矣其不愧於為人矣乎是故致勤於存養省察之功致力於真知實踐之地忠信以主之誠敬以持之孜孜屹屹有事焉勿忘焉使夫外好不入内慾不萌性命義分之正皆在於我茲非所謂德者歟夫德之在人本然全具固無假於修為者然而學者不致其用力之要則德非其德矣論語曰據於德而朱子以為據者執守之謂是德固貴於守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德也而中庸曰中立

而不倚强哉矯强者勇也天下之達德也然則德者其
非有立亦何以哉令生居山水間惇厚周慎無刻薄疏
鹵之習絶險陂邪佞之私延師取友誦詩讀書其於守
身立巳之道得矣字以士德豈過乎哉抑予又有説焉
孟子嘗曰守身為大而夫子自言進德之序亦曰三十
而立夫有以自立則信其能守矣孰謂其不為君子之
德者哉乃作字辭以貽之其詞曰
人之始生曰有恒性惟性之存為德之正天之所賦罔

閒知愚形氣之拘或失之初爰有人焉抗然自立守之
持之以昕以夕相厥攸居書史紛紜寤寐聖賢湛然天
君靜存動察萬殊一致天理春融人欲蟬蛻守焉立焉
心德之全字以配名爾其勉旃

吳生起予字辭并序

人始生而名既冠而字字所以配名也鄞麗山吳生捎
年二十餘種學績文師事同郡臧君彥和先生先生以
起予字之殆所以表其德也歟起予二字見於論語吾

夫子獨以子夏發之他弟子無與焉亦足以見其許與之不苟矣夫孔子天縱之聖顧何待於學者之感發哉然所以許之如此者蓋其盛德之至樂與人為善也樂與人為善則人益勸於善矣烏乎師友道喪久矣千載之下有如子夏能契聖人之心者歟夫降衷秉彝人所同得聖賢之道古今同貫有志於學者可不以孔門師弟子授受自期哉以生年壯氣完力勤不懈而又得明師以為依歸風燈雪席閒耳提面命必有神會而心得

者當不止一言之契一語之合而已字以起予其亦名實相孚之義也耶予雖不識生臧君實具言之君魯山廉訪公諸孫以師道振其家聲後學之士待其奬掖而成就者非一日矣異日尚當所長河亂橫江訪生於麗山之陽挹生之氣色聽生之議論必有以起予者益有以知臧君之不妄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生其庶幾矣乎作起予字辭

昔在聖門有高弟子以文學稱曰卜商氏燕居恂恂溫其陽

春教育流行有若化鈞摳衣肅趨問詩明理心融理昭由彼達此氣象雍容淵哉聖衷起予之辭揭日行空往世悠悠遺編斯在後有學者如聞謦咳學者誰歟麗山氏吳以字繫名緊德之符我觀世人斷喪本實匪識之畀惟志之惑豈無老成示以範模聽言藐藐孰其起予古今同歸聖途可即緊子之良升堂入室匪言弗揚匪聞弗彰烏乎勉旃以慰所望

蔡若愚象賢字辭并序

筠州蔡子若愚字象賢為吏部掌故以才行見知於尚

書詹公公嘗用古隸為作若愚二字名士大夫為詩文以樂道之洪武癸丑春予以鄉貢待選京師象賢且俾著辭以申其義予為之言曰人之賢愚係乎氣之清濁昔者儒先之論詳矣今有人焉眇然之身徒知飲食衣服之欲而於立心行已實惘惘焉則謂之愚可也一旦振厲奮發致勤乎弗得弗措之功馴致乎真知實踐之地寧不謂之賢矣乎象賢讀書能詩文又善楷法中書制誥多其手書即其名與字觀之是能自進於學者

耶老氏有言盛德容貌若愚象賢其亦有取於是乎為之辭曰

茫茫堪輿氣化萬殊人生其間有賢有愚愚者可賢賢者可聖志學而成名斯為稱侃侃蔡子質清而修好尚之趨匪同常流衆方譊夸我以純實衆方奔趨我以寧一動容周旋其樂也天狗名求實若愚而賢盡務爾功盡勉爾力辭以申告庶幾無斁

徐進士景顔復禮字辭并序

三衢徐景顔世儒家博雅好修以明經薦中壬子浙江鄉貢進士選明年春癸丑計偕京師予以同年相遇旅次進士謂予曰字所以配名也景顔字以復禮子其有以教我哉予作而言曰甚矣進士之志於學顔子也夫聖門以好學稱者顔子一人而已克己復禮顔子造道之功無大於此昔者伊川程子既輯視聽言動著為四箴紫陽朱子又推衍而訓釋之其所以嘉惠後學者至矣予何敢贅一辭雖然予不可不有以語進士也夫克

復之功理欲二者之分而已人於事物云為之際精察而明辨之孰為天理孰為人欲去其非而取其是斯其庶幾矣乎至於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盖其功效之極有如此者噫顏子之學豈易言哉夫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有志於顏子者亦可以至於顏子矣於是敬以行之誠以守之則所以復乎性命之正而安乎義理之天者其不在茲耶范浚有言曰顏何人哉晞之則是進士其有焉為之祝辭曰

天之生人萬理具全物欲糾紛乃失其天欲遂厥初在乎克己蟬蛻春融罔弗以禮昔在聖門曰兗聖公從容晤羿如日行空道無古今聖賢可學朝斯夕斯庶幾先覺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一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一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二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二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